紅樓復夢/0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五回　賞春光群芳聯句　驅魔障老道擒妖

下一回▶

話說夢玉們剛出院門，見楚寶堂聽事的汪嫂子匆匆而來，道：「探姑奶奶們都在富春閣等候，請大爺們就去。」夢玉點頭，來到怡安堂，見蘭生們十來個姑娘站在甬道上說話。芳芸問道：「仔嗎的都曬在這兒？」三多答道：「等著大爺同二位奶奶。」芳芸笑道：「不敢當，勞諸位姑太太的駕，快些走罷，探姑奶奶等的長遠了，別叫人著急。」

眾人一路說笑，走進如是園，穿花拂柳，到富春閣，見探春們都已齊集。寶釵道：「今日須要各人樂其樂，無分彼此，以盡一日之歡。」探春道：「雖是這樣說法，也得定個章程，譬如作詩、投壺、下棋、射箭、鬥草、流觴、釣魚，這些事都是不可少的，各人就其能而樂之，也不可以相強。」眾人稱謝甚是。三個一攢，五個一簇，水邊花下，亭外橋頭，樹根山腳，籬畔舟中，行住坐臥，無處非人，無人不樂，真比王右軍蘭亭勝會還要熱鬧。修雲、紫簫、夢玉、九如、惜春、珍珠這幾個圍住寶釵，念秋瑞作的《群芳補禊序》。其序曰：

維二月之杪，會於如是園，補禊事也。嘗考《鄭風》，溱洧間士女相將，秉蘭贈芍，遂為千古佳話。雖非正風，大聖人猶載諸簡編，可謂聖人達情之至矣。漢魏六朝，踵為勝會，不一而足。要仿乎《鄭風》者近是，其中元長、延之二序，辭翰雙美。然駢儷四六，厥風斯下。獨右軍《蘭亭》，為今古冠。一時名士會者三十餘人，稱極盛焉。自餘

觀之，竊謂有憾。昔右軍學書衛夫人，衛與王世為中表，蘭亭之會，惜衛不與。蓋夫人以永和五年卒，逮山陰之集，四五年矣。使當年夫人若在，則右軍自書其序。後三十餘人篇什，屬夫人書匯為一冊，傳諸後世，何至以昭陵繭紙為專美哉。乃知右軍所云，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，而長憾於今昔之感，蓋為夫人發也。今日之會，士女咸集，流觴曲水，鬥草蹴踘，錢龍蠶市，悉如修禊故事，固不待言。所誇美者，有《鄭風》之情，而無其放逸；有元長、延之之辭，而去其浮靡；有右軍、夫人之筆翰，而絕其悲慨之感。真千古一時也。以今視昔，竊雲過之。以後視今，又當奚若耶？謹以諸韻事、韻語屬諸群媛，且戲且詠，以夜繼晝，為樂未央。既而月鏡在天，冉冉東上，醉眸仰睇，猶以為西樓新月也。興至筆酣，不辭譾陋，用為之序。

寶釵念完，眾人贊不絕口。秋瑞笑道：「被你們這一贊，定與《三都》共傳不朽矣。」掌珠道：「閒話少說。依我的意見，今日不必分韻賦詩，咱們竟是聯他一首七言長古，倒還有趣。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竟是聯句，且去各處遊玩一回，開暢心思，廣其聞見，再來哼哼。」夢玉道：「不可別處去逛，就在富春園後身射一會箭，回來請珍姐姐舞劍，咱們再飲酒賦詩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大爺的主意倒不錯。」命丫頭們抱著弓箭，都往箭亭上來，對面插上標竿、靶子，攔著布擋。汝湘道：「咱們十個大錢一箭，賭個小玩意兒。」眾人欣允，各命丫頭取錢，一人三箭，挨次而射。修雲、九如、芳芸、惜春這幾個輸的最多。

夢玉們正射的熱鬧，見伺候的丫頭們交頭接耳，彼此說笑。

珍珠隱約聽著一兩句，問道：「你們說什麼掉下池去？」抱琴道：「剛才東兒來說，金鳳姑娘栽下池去，不知這會兒上來沒有？」夢玉大驚，說道：「那池子有三尺多水，不當玩的，咱們快些去瞧瞧。」同掌珠們往秋水堂來，見仙鳳、賓來都在芥舟亭外笑做一堆，見寶釵們過來，趕忙讓開，走進亭內。夢玉問：「雁書、金鳳怎麼掉下池去？」賓來笑道：「他們好好要學什麼流觴飲酒，將個茶杯兒漂在水上，漂來漂去的，剛到金丫頭面前，伸手去取，勁兒使的過猛，『咕咚』一聲，就掉了下去，駭的咱們要死，趕著拉的拉扯的扯，好容易拉了上來，鬧了一身的水，將根金扁簪又掉了，這會兒才換衣服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要學四姑娘去見龍王爺？」惜春笑道：「我也很惦著那個烏大爺，不知這會兒已熬了膠沒有？」

眾人好笑，走進亭內。金鳳已換完衣服，正忙著梳頭。汝湘笑道：「剛才是錢姑娘

投江，這會兒是舟中相會，唱了一本絕好的《金釵記》。咱們也該到沉香亭去作清平調，倒別耽誤功夫。」夢玉大笑，拉著眾人到富春閣。探春道：「今日聯句賦詩，凡姑娘們有能詩者，俱要入會，這才有趣。」寶釵道：

「不拘是誰，不許推卻，興到即聯，庶詩氣流暢。」眾人俱應允。探春道：「我竟是首唱。」在那粉箋紙上寫下二句道：華園春晚惜春光，惜春此日會群芳。探春

眾人笑道：「這兩起句，除了探姐姐的大筆，一定惜姑娘要動惱，開首就寫他的名字。」惜春笑道：「名入詩中，最為雅事，李青蓮』桃花潭水深三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』千古傳為絕唱。」紫簫道：「諸位詩翁、詩伯，且請暫閉詩口，我要聯句了。」提筆寫了兩句道：

寒食才過煙染綠，(元稹詩：「初過寒食一百六，店舍無煙宮樹綠。」)

禊游回首水流香。紫簫

蘭生接云：

禊遊歷歷無多日，蘭生

芳芸接道：

又看清明新火出。(《會要》云：「店宋以清明賜火。」)

鷁舫初回燕尾波，芳芸

修雲接云：

繭紙仍分鼠須筆。插向朱門楊柳枝，修雲

秋瑞接云：

折柳猶惜綠煙絲。(韋莊詩：「滿街楊柳綠絲煙，畫出清明二月天。」

案：江淮間，寒食日折柳插門。)

弱縷飄搖自無力，秋瑞

寶釵接云：

柔條綰結最相思。紫蘭彩後春芽族，寶釵

惜春接云：

紅藥晴來花韻足。贈玉人吹碧玉簫，惜春

珍珠接云：

秉蘭人貯黃金屋。(秉蘭贈藥，並上已事。)

金屋逶迤接畫樓，珍珠

九如接云：

晶簾十二珊瑚鉤。六曲雲駢金屈膝，九如

掌珠接云：

兩行蟬鬢玉搔頭。拔取搔頭供鬥草，掌珠

汝湘接云：

人人私語花枝好。花戀餘春春正深，汝湘

探春接云：

人惜三春春易老。探春

蘭生接云：

春花飛滿鬥雞台，蘭生(漢有鬥雞台，見《三輔黃圖》，又《玉燭寶典》：清明城市多斗雞之戲，上女如云。)

芙蓉接云：

台下還流曲水杯。五侯鯖膳同開宴，芙蓉

夢玉接云：

百葉酴醾始潑醅。淺瀨回瀾光瀲瀲，夢玉

寶釵道：「我代海珠接兩句。」云：

人影衣香紛冉冉，春恨微侵柳葉眉，海珠

隨又接云：

酒痕半上桃花臉。可憐一百六韶光，寶釵

秋瑞接云：

可憐七十二鴛鴦。醉來笑踏鞦韆影，秋瑞

修雲接云：

戲罷閒過蹴踘場。(韋莊《清明》詩：「女郎撩亂送鞦韆」；「寒食蹴踘」，見劉向《雜錄》。

鞦韆影外斜陽轉，修雲

紫簫接云：

蹴踘場邊芳草遍。斜陽隔樹語鶯鶯，紫簫

九如接云：

芳草連天飛燕燕。九如

掌珠不等九如再寫，忙搶著接句云：

鶯鶯燕燕本雙飛，掌珠

寶釵亦趕著接云：

飛去飛來不自持。清晨雙啄同莖穗，寶釵

芳芸接云：

日暮還棲連理枝。青春漸已堂堂去，芳芸

珍珠接云：

幾度低徊行樂處。此日臨流惜逝波，珍珠

修雲接云：

此時連袂承飛絮。春波春絮亂春懷，修雲

秋瑞忙接云：

彩縷同心結寶釵。撲蝶還揮鸞尾扇，秋瑞

(《開元遺事》：「三月三日，宮中撲蝶為戲」。

眾人點頭大笑。芙蓉接云：

踏青寧惜鳳頭鞋。芙蓉(溫庭筠詞：「踏青先繡鳳頭鞋」。)

夢玉接云：

華林園覺芳菲晚，夢玉(晉人修禊集華林園，六朝因之。)

探春接云：

樂游原溯風流遠。(漢人修禊集樂游原，唐人因之。)

相將宴會續蘭亭，探春

珍珠結句云：

歡娛無極長春苑。珍珠

探春笑道：「珍姑娘這結句有筆有力，純是一股唐氣。」秋瑞、寶釵俱點頭道：「作詩最難的是結句，珍姑娘這一句結的很好，咱們今日這首聯句還不錯，真不虛此佳會。」寶釵道：

「前日老瑞的那篇序，就算了今兒的罷。」秋瑞道：「那不能！你做你的，王子安《滕王閣賦》又肯讓誰呢？」寶釵笑道：

「且等著明兒再說。餓著肚子鬧了半天，見著紙兒就要心跳。」夢玉們一齊好笑。芳芸道：「我今日要補去年的擊鼓催花。」眾人大樂。夢玉命丫頭將小羯鼓取來，隔簾擊鼓，三四桌彼此接遞，笑語喧天。

正在飲酒歡樂，有聽事的張家媳婦傳垂花門條子說，老太太吩咐，派怡安堂東大奶奶往戚大奶奶家探望病症。汝湘道：

「仔嗎老太太好沒因兒的，這會兒又想起他來，派我去看個什麼病。」寶釵道：「前日戚家的侯媽兒來見老太太說，他家大奶奶一天到晚渾不癡兒的，盡著睡覺，又不要見人，各自各兒自言自語的，像是有點兒邪祟。咱們太太還說，可惜老公爺得的那張天師的靈符沒有帶來，若有了那樣東西，還怕什麼妖魔鬼怪。」九如笑道：「你快別提起那天師的靈符，前年周則古世兄有個親戚，新搬一間屋子，被鬼鬧的慌，青天白日出來駭人。周世兄知道我家有老天師的靈符，借去驅鬼。聽說掛上兩三天，果然安靜。這天是月明如晝，半夜裡鬼聲嘈雜，忽然大鬧起來，比往常更鬧的利害。一家子駭的要死，躲在窗糊眼兒裡面往外瞧，見上面坐著幾個大鬼，兩旁站著些小鬼，院子中間跪著一個道士，對著那些鬼只是磕頭，口裡說道：『諸位鬼老爺，鬼奶奶，請息怒。不與小道相干，是他們借了我來支個門面，誰耐煩在這兒管他家閒事。』」九如未曾說完，眾人吃吃大笑。探春笑道：「橫豎有一日，我要求你們這些鬼老爺、鬼奶奶放我家去。」大家笑作一堆。汝湘拉著寶釵道：「你陪我到戚大嫂子家去走走。」寶釵應允，對芙蓉、夢玉們說：

「不必等吃晚飯，咱們一會兒都到楚寶堂相會。」眾人點頭答應。不言富春閣修禊酒散之事。單說寶釵、汝湘各帶跟隨丫頭、媳婦們來到戚家，眾家人、小子同候下轎。那個戚二奶奶趕著出來迎接，一同到裡面堂屋內見禮問好。汝湘們致意過老太太同各位太太問候的說話。跟去的姑娘鋪下嘉紋席坐褥，將帶去的茶碗送上香茶。汝湘問道：「大嫂子病這一程子，仔嗎的總不見好，倒越鬧的病沉，不知可還吃些兒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聽說呆不知兒的，也怕見個人，想來中了點兒邪，也該請個有名兒的大夫給他瞧瞧，看是那一經的症候。」戚二奶奶點頭道：「二位姑奶奶真說的不錯。我瞧著他害的症候，本來也有些怪異。自從去年給老太太拜壽回來，接著大哥起身，不多幾天就愛一個人兒睡覺，連孩子們都不叫進房。常聽著他各自各兒的說話。今年過了燈節兒，這一夜，忽然的像是有人在屋裡合他說話，我駭了一跳，悄沒聲兒的在隔扇縫兒裡瞧瞧，任什么兒也沒有，他一個人兒躺在被窩裡又說又笑，越鬧的不像個樣兒。那天有咱們一個本家的太爺說，三茅觀孫道士法力很大，專門兒的拿妖捉怪。講下咱們全不管，攏共攏兒他包辦，一箍腦兒在內四十九吊錢。不怕姑奶奶們見笑，就是大哥在家，當這個賣那個的，也就很過不上來。自從大姐姐得病，快要一年來了，任什么兒都賣光，真是可憐，不要說別的，連孩子們的破鞋爛襪，也賣三十二十的沾個嘴兒，那兒還有錢去請道士。

昨日蒙宅裡老太太、大媽、二嬸子、賈親家太太們打伙兒幫了幾十兩銀，今兒就請下道士，說要半夜裡來收妖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怨不得外面堂屋裡掛著那些法像，原來今兒夜裡是孫道士來收妖，可惜咱們沒有回過老太太，不敢耽擱，不然就在這兒看個熱鬧。」

寶釵未曾說完，聽著頂棚上」拍拉」一響，倒像是一樣東西在上面跳來跳去，有好一會，寂無聲響。聽著戚大奶奶在屋裡吃吃笑不絕口。戚二奶奶趕忙搖手，悄言低語道：「妖精來了，快別言語。這妖精利害，專迷堂客，我也被他迷過兩三磨兒。」汝湘有些害怕，對寶釵道：「天也黑了，坐在這兒怪怕的，咱們家去罷，老太太等著回話呢。」寶釵點頭，吩咐伺候。

外面堂屋裡，有三茅觀道士正在陳設法器。中間擺著法師坐位。

桌子上左邊桃木令牌，右邊插著斬妖劍，中間設列香燭台、法水碗、照妖鏡。兩邊壁上掛著馬、趙、溫、劉四大元帥，驅邪靈官，二郎真君，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神將，驅魔使者，六丁六甲，天兵天將，降魔祖師，除怪天尊，五方使者，雷聲普化天尊一切諸位神像，掛滿一屋。那老道鋪設妥當，連燒幾張淨壇符。吩咐內外人等，有身子不潔淨的亟須迴避，恐有觸犯。汝湘們瞧了一會，見滿堂上燈燭，恐道士到齊，難以出去，同著寶釵趕忙告辭，上轎回來。

此時，介壽堂正請晚安，諸人畢集，汝湘、寶釵上去請安復命。祝母笑道：「寶姑娘陪著汝丫頭去出差，反耽擱了修禊的雅會，到他家去吃點兒什么兒沒有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任什麼兒沒有吃到，看了些熱鬧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見些什麼熱鬧？「汝湘將戚二奶奶說的話，並見道士先來鋪設、夜間收妖的事，同著寶釵說了一遍。祝母道：「我常聽見人說，戚大奶奶被妖精纏了個使不得。我說他們是瞎話，誰知真個有妖精。你們聽見那一路子響，想是他就躲在頂壺子上，不知那個道士法力如何，別拿不著他，又跑到別處去興妖作怪，那就鬧個不了。」珍珠道：「若像咱們家的那個仙爺，從不鬧事，還帶著很有個趣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真個我忘了一件事，去年咱們下船的那天，來的那些親戚我全知道。末了兒剛要開船，有兩三個俊姑娘下艙來送行，我再想不起他是誰，別就是咱們後樓上的仙人，正是一個二個鬧的糊裡糊塗的，不知多會兒上了岸去，咱們也總不知道。」珍珠道：「那天眼都哭花了，也瞧不見誰是誰，想來仙姑一准上船送行，太太想的不錯。」寶釵道：

「後樓上的仙爺固然如舊，倒是院子裡新添的那幾個強盜鬼，不知怎麼個兒鬧手。」

柏夫人道：「那件事很虧你們姐妹幾個想出法兒，將那幾個活的拿住。芙蓉說他就駭的要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是那幾個強盜活該命盡，一個兒也沒有跑掉，凡事都有數定。」平兒道：「我想那件事只怕是老爺在暗中拿住著送來的也論不定。老爺原說家中一切事務全都知道，想這會兒成了神，比不得活著叫人獲弄。」

祝母點頭道：「就是那天，寶珠等著賈大媽來才開了雙眼，其中大有一段因果。這幾天要給寶珠、寄生做個滿月。」桂夫人道：「老太太許下放十萬生，倒是很大的陰功，將做滿月錢都放了生罷。」祝母笑道：「生是固然要放，滿月也不能不做，這兩件事都交楚寶堂去辦。」探春們答應。祝母又談了一會，祝筠上來請過晚安，眾人各皆散去。這且慢表。

且說戚家點燈以後，那些道士陸續來齊，又將法壇拾掇一番，爐內燒起降香。有個首領褚道士拿著一碗清水，用桃枝兒蘸著，在屋內灑了幾點法水，正坐上面點著一碗燒酒。那些道士各持法器，大敲大打，人聲叫喊，全不聽見。鬧了好一會，住了法鑼、法鼓。戚二奶奶忙將備下的果子、點心擺在內堂屋裡，請眾位道士來吃點心。老褚領著汪、王、陳、李等五六個後生道士走進堂屋，見戚二奶奶有二十四五年紀，圓臉蛋兒，梳著光頭，帶幾枝碧桃花兒，大紅新布棉襖，罩著件新藍布衫子，綠布袴褲，一點點青布鞋，擦著一臉粉，厚厚兒點著胭脂。

那些道士忙上前施禮。老褚道：「仔嗎的二奶奶又要費事，咱們也剛才吃飯，那兒就吃點心，這怎麼說呢。」戚二奶奶笑道：

「不過是幾個果子，請老爺們坐坐，這又算了什麼，等著拿住妖精，我同大奶奶親自到觀裡來拜謝。」說著，讓道士們坐下。

汪道士問道：「不知是個什麼妖精，二奶奶你瞧見過沒有？」戚二奶奶道：「我模模糊糊瞧見幾磨兒，不高的身材，光著腦袋，跳的很快。不瞞老爺們說，我也被他迷過幾磨兒，到底不知是個什麼妖精。」王道士笑道：「二奶奶放心，這個妖精還不相干兒。像去年靳家莊兒迷譚大姑娘的那個妖精利害，聽見說還吃雞、吃酒，鬧的一家不安。那個譚老太太著了急，將我師徒兩個留住他家住了個數來月，活活的將個妖精逼的跑掉了。

一會兒等著我師父孫老爺來，咱們商量。那妖精明欺你家沒有爺們，固然的混鬧一會兒。拿得住呢，咱們就拿了去；若是拿不住，沒有別的主意，我瞧著二奶奶又是這樣

傻好兒的，我破幾天功夫，住在這兒，同妖精對耗著，看誰耗得過誰。」戚二奶奶滿臉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真個的，老爺們肯在這兒壯個膽子，那妖精如何耗得過人？等著大爺們回來，自必重謝。」老褚道：「咱們是如意祖師的弟子，從來不受人謝禮。只要大奶奶、二奶奶知道咱們的好處就結了。」戚二奶奶笑道：「那固然，再忘不了老爺們的好處。只要妖精離了門，老爺們再去。」

眾道士正說的高興，聽見法官孫老爺來了，都趕忙出去迎接。戚二奶奶站在堂屋門口，見孫道士身穿程鄉繭夾道袍，係著絲縧，帶頂純陽巾，穿著棕履，有七十來歲年紀，一口雪白的長鬚，很有些兒仙風道骨。打雜的老道忙端過一張圈椅，孫道士周圍看過一遍，諸事都妥當，吩咐褚道士化淨壇符、驅邪鎮宅符、召土地符、召護法靈官符。褚道士在燒酒火上挨次將符焚過，中間香爐裡添上檀香。孫道士坐下，命打雜道人去致意本家奶奶，凡有身子不潔淨的，俱要迴避。戚二奶奶趕忙接口答應。

小子送上果茶。孫法官用完茶，隨洗手漱口，同眾道士穿上法衣，戴了法冠。孫道士是八卦七星衣，手執寶劍，在壇前四面步罡，噴了法水，布下天羅地網，連擊令牌，召天神天將、六丁六甲、神兵，又畫了符水送進去，先令病人吞下。眾道士各持法器，敲打一會。此時戚大奶奶睡在炕上，很覺安靜。孫法官在壇上遣將已畢，領著眾道士到病人屋裡來收妖。各將鑼鼓鐃鈸一路打著進來。滿屋裡香煙繚繞，孫法官站在炕前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一聲大喊，噴了戚大奶奶一臉燒酒，駭的病人渾身發抖。將一道硃砂符押在病人身上。孫法官命一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舉著一面鏡子四圍去照，看妖精躲在何處。法官同眾道士跟著鏡子細看，口中不住念咒。四下裡都不見妖精影響，剛走到炕前，小道士忽然大叫：「妖精有了！躲在炕沿兒裡。」法官忙命小道士指定方向，趕著噴了一口法酒，喝令神將圍住妖精。褚道士仗著膽子，左手捻住五雷袂，伸手至炕沿裡，一把將妖精抓住。那妖精在手心裡撲撲亂跳，法官圍著一堆看他是個什麼妖精，定睛細看，認了半日，不覺大笑。不知那是個什麼妖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